

◆活動報告

“中巴经济走廊”意义何在？

杏林大学教授 劉迪

8月底,自新疆喀什出发前往红其拉甫口岸。近年,这一带成为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构想的重要地带,备受瞩目。汽车沿喀喇昆仑公路经塔什库尔干县前往红其拉甫口岸。这条公路正在翻修,很多路段车辆要在辅道行驶,十分颠簸。道路两侧多是崇山峻岭,刮风下雪,都可能造成石头滚落。道路狭窄,稍有不慎,车也可能滑落到深谷。司机是当地少数民族,非常熟悉地形,这让人安心。这条公路1966年通车,被称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,路长1032公里,其中中方境内416公里,巴方境内616公里。为建这条公路,中巴双方有700余人牺牲。

这一带,自古是东西交通要道,留有玄奘、高仙芝、马可波罗等人足迹。喀喇昆仑公路两侧山势险峻,标高3、4000米以上,空气稀薄。今天以车代步尚觉劳顿,完全依双足或马匹旅行的时代,其困难可想而知。

因“一带一路”构想,让中亚地区重新受到瞩目。这个概念源于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及印尼的两次讲话。此后,这个概念日益占据中国外交中心。“一带一路”被译作 One Belt And One Road,但具体到底说什么,很多外国人并不清楚。这究竟是一项外交政策呢,抑或是一个国际组织构想,许多人感到无法触摸。但另一方面,这个概念绝非“大而无边”,其中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实体、项目支撑,我们知道,AIIB、丝路基金、“中巴经济走廊”等各种新机构,新计划,都在这大构想下次第展开。

“一带一路”概念最早源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2012年秋提出的“西进”战略构想。这个构想提出,中国在维持东面与美、日“竞争”同时,大力“西进”,进入这个中国外交传统上的非重点区域。同时他还提出,这个外交战略符合国内的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。2012年林毅夫向中央政府建议,可以吸收美国“马歇尔计划”,向中亚资本输出,投资国外基础设施,购买资源。他认为这个战

略可解决产能过剩、资源浪费、房价高企、地方债务等问题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提出类似观点,他主张中国应向中亚不发达地区投资,以促进该地区发展。据说,上述观点均得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的高度关注。

的确,以传统外交思维,很难理解“一带一路”。日前在东京开会,有一日本教授问中国专家。中国专家解释,“一带一路”有3层意思。第一,意味着古老丝绸之路历史的复兴。从沟通东西贸易来讲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65国互联互通,这个复兴可谓壮观。第二,“一带一路”是一个开放体系,不是会员制,对象不限于上述65国,不存在排他性。以AIIB成员看,其实也不限于亚洲,欧洲、非洲都有参加。第三,这个概念,还强调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的交流。如上述官员解释,这个概念可谓无所不包。依西人观点,一个概念太大,就难理解。但对中国人来说,并无违和感。中国人更重“实践理性”。在行动中确认概念,充实概念,做实概念。这就是东西观念之差异。



红其拉甫标高4693米,8月底已秋意袭人。武警身着棉衣,非常紧张地执行任务。因曾上过“春晚”,红其拉甫口岸在中国很有名。在这里戍边,相当艰苦。尤其冬天,如下大雪,补给往往困难。但是,今后,这里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通道,可能发挥日益重要作用。2015年,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,承诺援巴460

亿美元，这相当于巴基斯坦每年 GDP 的 1/4。据说，援助将用于铁路、输油管线、输电设施、因特网等建设。

如何看待上述这笔重大援助？文革之后，中国基本停止了对外大包大揽地援助方式，这次援助是否会重蹈覆辙？关于这点，国内民间、甚至政府内部也有人担心。但是，“一带一路”依中国官方解释，是“共商”、“共建”、“共享”，从理论上不会重复以往那种失败。尤其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，这个构想正在日益成为中国主要对外政策、经济合作政策。如何避免重蹈毛泽东时代对外援助的覆辙？有人指出，如今后所有工程，均如 AIIB 一样，引进各种国际监管标准，如此，可避免因缺乏经验导致的失败。

有人说，“一带一路”目的是对抗 TPP。其实，从目前来看，这个构想的目的，远非对抗。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组织，既无组织机构，更无组织纲领，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会员。“一带一路”用中国政府的话说，这是一个“愿景”，同时也是一种“行动”。“一带一路”不要求取代任何现行组织，反而希望与现有国际组织协调，沟通。今天亚洲与世界，已有很多组织了。如上合组织、中国东盟 10+1、APEC、亚欧会议（ASEM）、亚洲合作对话会议（ACD）、亚信会议（CICA）、中阿合作论坛、中国—海湾合作委员会、大湄公河次区域（GMS）经济合作、中亚区域经济合作（CAREC）等等。这些组织，各司其职，而“一带一路”构想，用中方的话说，就是要在考虑上述地域性组织功能的基础上，发挥补充功能。

“一带一路”不是国际机构、不是国际标准，而是一种理念。“一带一路”没有敌人，它为理念而整合，而包容。这是“一带一路”非常厉害之处。与近代或战后兴起的各种国际组织截然不同。中国外交已然发生了一个重大革命，即“一带一路”外交，是全方位、内外结合的开放。实施机构，不仅限于外交部，可以说这是一场全民外交、整体外交。

近代后，世界财富、权力中心向海洋国家积聚，大陆国家则渐失原有地位，广大欧亚大陆被排除在世界中心舞台外，主要原因还是互联互通成本昂贵。今天，“一带一路”提出，既有恢复古老东西贸易的思考，也是 500 年来“陆权”的一次复兴。从现实看，被近代世界疏远了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，最缺乏的，不是“更高层的自由贸易区”，而是互通道路、好

的道路、安全的道路，以及好的运输工具。即使在今天，欧亚大陆多数地区，都渴望道路、渴望电力、渴望快捷的运输工具。

500 年以来，世界秩序基本由海洋国家规定。今天，欧亚大陆众多内陆国家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。世界史，翻开新的一页。这个历史，以大陆国家互联互通开始。“一带一路”构想，正在行动。到本世纪中叶，甚至本世界末，欧亚大陆都需要更多的机场，更快的铁路，更多的发电站。届时，中亚草原、高山峻岭，将不会阻断欧亚大陆各人民的彼此联系。大量空港、高铁、高速公路将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。那时，欧亚大陆人民，彼此将不再陌生。

在扩展欧亚大陆人民彼此联系的过程中，也不要忽略两者的结合。有人指出，“中巴经济走廊”，作为一个连接新疆与印度洋的战略要道，从本质上应该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。这个分析很有道理。这条经济带，与中印缅经济走廊，具有把“陆权”“海权”联系起来的功用。

“一带一路”，用中国智库的话说，不是“一朝一夕”可以建成的。今后 2、30 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期，中国外交都将围绕这个主题作文章。其实，对中国目前来说，更重要的是，如何观念创新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“一带一路”的提出，意味着一种新的外交范式登场。

